



人生舞台

程家强 著

香港昆侖制作公司

人生舞台

●程家强著

●特约编审 何彩孝

香港昆仑制作公司



序 言

何彩孝

作家和编辑，不仅是以文相识和以文相交的朋友，而且是志同道合的同志。我和程家强同志是在1974年《山花》文学月刊复刊时相识和相交的。那时正是文革后百废俱兴的年月，组织上分我去筹备《山花》的复刊工作，在程家强前来编辑部查询他投寄的小说时，我见他的作品字迹清秀，为人真诚朴实，办事踏实肯干，认真挚着，便和他交上了朋友。那时《山花》的小说散文组只我一人，忙不过来时便请他帮我选稿，或参照我的意见给作者写退稿信函。在寄发资料和寄赠刊物时，无人可助，我便拉他和我一道，用箩筐扁担抬着一筐筐的信件到邮局寄发。在真诚的交往中，我们的友谊与日俱增，成了挚友。以后他便成了我们刊物联系和培养的重点作者。每逢编辑部创办的学习班、改稿班或笔会等活动，他都应邀前来参加，时达四五年之久。当时他的小说写得还不够成熟，虽和编辑部交往时间较长，却没有一篇作品得以发表。有鉴于此，我便和他进行了一次认真的交谈。我告诫他说，文学是一项艰难的事业，要取得成功绝非易事，我建议他改弦易辙，用自己的智慧，先去找钱，因为金钱在任何时候都是社会最本质的表现。有了经济基础，有了安定的生活条件再加上广泛和丰富的人生阅历，再来进行创作，就容易成功一些。没想到我和他这次谈话后，他

便消声匿迹了。这使我心中常常失悔不已，认为损害了他的热情和积极性，心里一直存在着歉疚感。

光阴荏苒，一晃二十多年过去，1996年冬，他突然来使我惊喜交集。经过慢长的岁月，我见他仍然有一副宽厚肩膀，眼睛依然亮亮的，面色还是红光一片。跟昔日相比，只鬓角长了几根白发。我们亲切地握手，相互讲述自己过去经历时，我才知他把我当年对他的告诫当作座右铭，以“一尝胆”的精神去创办了机械厂，当了十多年的老板，产品：全国，取得了成功。他在这方面较好地展示了自身的才能：值，使我为之佩服。他说他从报刊上得知我近年面向全国：了十本约二百多万字的“中国当代人风采”丛书，在北京：级出版社出版和我有作品在日本翻译出版以及我被选入：名人录的消息时，为我而感到高兴。对我也更添了一分信：一份尊重。这说明在人生的航程上虽然我们各在东西，忙：己，但他心中一直在密切关注着我，牵怀着我。我们深藏：中的真诚和友谊，随着时间的流逝，并没有褪色，更没有泯：但在物质上与之相比，我却境困穷愁，真正的一无所有，：载的文字生涯，只有个高级编辑的空名而已，但我却至：悔。

热烈的寒暄过后，他从提包里拿出《爱恨四十年》这：篇小说给我，我翻阅过后，觉得他的作品比二十多年前有：大的进步，给予了肯定。他参照我的意见进行了认真的修：再送给我看时，他问我写作有什么诀窍？我说中文系文：论讲的那套你不要去理它，你按你的想法写出来再说，写：才有说三道四的靶子，也有了可能反复修改成篇的坯子。

是没有人讲过和许多人不敢去身体力行的诀窍！他思忖着点了点头离去了。过了一段时间，我正在贵医附院的病床上挣扎，板命，在那学者名流云集之地，也束手无策！他闻讯前来看我，安慰了我一番，离去时却面带难色，踌躇了半天，不得已才将他的长篇小说《人生舞台》留给了我。短短的时间，他便写出了二十多万字，让我大吃一惊。他说是受到我的那一番话的启迪才鼓起勇气写出来的。我抱病拜读之后，觉得他的《人生舞台》具有生活气息，语言也有自身特色，有些章节还写得较好，可以修改成篇。我的这几句不关紧要的话，他听后所愿辄得，欣喜万分，立即邀我出院后前往他家作客。我明白他需要我的帮助，也就欣然应允。出院的第三天，他便带着一颗真诚的心前来接我。我们白天促膝谈心，夜晚抵脚而眠，一起修改一起推敲内容和题目，有些章节竟推倒重写达四次之多。经过一个多月的努力，终于完稿而与读者见面了，这便是这部作品产生的过程，也是作家和编辑双方的真诚和友谊的结果。

从艺术高度要求来说，作品在许多方面还很不足，然而这毕竟是他的处女作，过分挑剔是没有意义的。俗话说“万事开头难”，许多伟大的作家不正是历尽艰辛发表了处女作之后才走向辉煌的吗。同时，作者的目的也是想以此书就教于志同道合的朋友和读者，从中获得教益，为今后写出更好的作品积累经验，打下基础。这一企图和目的，我以为是值得肯定和赞赏的。

一九九七年六月二十日于深圳

目 次

序言 (1)

爱恨四十年 (1)

人生舞台 (41)

后记 (333)

爱恨四十年

翻滚的黑云遮住了头顶。山峦像掉进了墨缸里，阴森森、黑魆魆的，没一丝儿风，也没一丁点儿雨。突然头顶上一个电闪扯开，整个苍穹被撕裂成几半！天边那一溜惨白，让人胆寒。坡上，放牛娃不顾一切地在打牛回家……

“妈——妈——！”

年已十八九岁的絮絮，气喘呼呼地跑到家门口，又气急地连声喊：“妈——妈——！”她一头扑进屋里：“翟家的人来招人命啦！”

里屋，披头散发铁青着脸的福林嫂还惊魂未定，又听见女儿这牵魂似的叫声。她打了个寒颤——儿子刚被派出所抓走，还没半天时间，祸害又接踵而至。这在她那被刺痛的心上，又插上一刀！她不禁暗暗叫苦：“菩萨，你硬要我们家人财两空么？”

她瞅一眼絮絮：“天哪，你咋弄成这样子呵？”

女儿衣服、裤子多处泥水，鞋跟被烂泥拔掉，头发丝丝里

都钻进了稀泥。颤抖的手指着坟坝那边：“妈，招人命的人来啦！”

福林嫂睁大眼睛，抓住女儿，眼睛死死地盯住她手指的方向：

“招——人——命？”

“翟家把死人都拉来啦。”絮絮迫不及待地补充。俗话说：“冷尸进房，家败人亡”。福林嫂像突然想到什么，拉着女儿就跑。一边跑一边叫：“快——快——。”

絮絮被妈妈的突然行动弄得丈二金刚——摸不着头脑，但还是紧紧地跟着妈妈往屋里走。絮絮被妈拉到里屋装米的一口大木缸前，只见妈指着缸盖叫：“快……快……。”

絮絮呆呆地望着妈，疑惑地问：“妈——？”福林嫂见她没反应过来，便甩开手自己掀缸盖。絮絮急忙伸手帮妈掀起了那沉重的缸盖，只见里面坐着目光痴呆的爸爸。他是啥时候坐进这里面躲起来的？不是说他走了吗？她惊奇地看看爹又看看妈。

……

“来来来！”妈命令着。

也不知现在妈妈从哪里来的这么大的力气，只见她抬起缸盖往旁边一放，伸手拉起她爹来骂骂咧咧地说：“老私儿，你做的好事。”她一边叨叨一边支起背。絮絮知道妈要干什么，翻身跳进大木缸，使劲把爹往妈身上推……

福林嫂背着人在大门口停顿了一下，左右看看无人，才往猪圈楼那边走，娘俩把人掀上楼，见福林像狗一般地钻进了谷草堆。福林嫂回转身，已累得软瘫瘫地倚在猪圈门口了。

二

雨，淅淅沥沥地下着，如泣如诉的雨滴遮住了眼帘。大地、山峦迷漫在沉沉的雾霭中，金钟山顶被一团升腾的大雾蒙住。

“妈妈，妈妈。”絮絮看着没有支撑力气的妈妈，心急如焚。她静静地听一下，坟坝那边人群闹哄哄的。她知道那些人是要来报复的，这咋个办？哥哥被抓走了。爸爸是那个样子，大姐，二姐也因爸爸不管她们的事，随便择个主嫁出去，发誓再也不回来。再说，她们也还不知道家里出了这种事。要是妈再有个三长两短，那可怎么开交。她急得头上冒出了豆大的汗珠子，不能让妈妈坐在这里呀！要是呆一会人家来了，发觉爸爸躲在圈楼上，岂不坏了大事！她使劲地摇，摇一阵又对着妈的耳朵叫：“妈——翟家的人来招人命啦！妈——妈——。”

福林嫂是有感觉的。只不过是折腾得气尽力绝才这样软瘫瘫地爬不起来。当她清醒地听到柳絮的话时，甩甩头发，镇静一下翻轱辘爬起来往坟坝那边迎了上去。

她看见了，看见翟家那一群人正从一辆汽车上抬下一具死尸，还隐隐听见：

“×他妈，抬到他家堂屋中间去。”

“他杀得凶，叫他人财两空。”

“叫他狗日的柳老二吞了！”

“注意，注意，注意！伸手，起——。”

“起——”黑压压的人群众口一词地将死尸抬了起来……

福林嫂像只被打昏的鸡，扑楞楞地拍着双翅，绝望地看着压过来的人群。

她那双本来前进的脚，被那群人的威势慑持得连连后退。退、退、退……，一个鹅卵石哧溜一下把她滑了一跤！她一屁股坐在稀泥里，口里喃喃地重复着：“来了，来了……”

确实，那群人抬着死尸来了。她们不管经过旱地还是水田，是栽上秧的，还是刚犁过的田坯。都一个劲地“噼噼，叭叭”地踩过来了。那几十双黑糊糊移动着的脚，像一根根舂杆，冲得每个脚窝泥水四溅。那些舂杆一个劲地对着她的家门踩过来了！对着她的胸口踩过来了！对着她的头顶，心脏踩上来了！

眼睁睁看着人群一转弯就要来到跟前，福林嫂一下子疯狂地“哗哗哗……”地淌着淹至腿肚的泥水，扑向“叽哩哇啦”的人群。

她跪下了。给那群疯狂的人跪下了。跪在稀泥汤汤里……头对着稀泥汤汤磕下去了。那凄惨的呼叫声叫人不寒而栗。

“不要抬进家，你们千万不能抬进家呀！”

疯狂的人群，正被一个恶魔驱使着——。

“举起来，举起来。”

“哗——”地一下，那具死尸被众人高高举起。

“柳老二，还命来。”

“柳老二，还命来！”

“杀人填命，欠债还钱！”

“杀人填命，欠债还钱！”

忿怒的人群怒吼着，有谁又把跪在水田里的福林嫂放在

眼里呢？你跪，你就是死，又有什么作用呢？眼看堵不住这恶魔般的人群，她又翻钻轱爬起来，往家跑。

又是一阵忿怒的吼叫：

“把米撮出来。”

“把猪揪来杀！”

一会儿楼上楼下翻了个净光，门前的莲花白扯了，田里成熟的油菜踏了，就连房子里的楼板也被拆来烧了。

三

絮絮家姓柳，爸爸名叫柳福林，排行老二。妈妈姓韦，排行老七，在娘家人称七妹。嫁到柳河镇以后，因丈夫叫柳福林，人们又叫他福林嫂。还有些调皮的年轻人又叫他七娘。七妹自幼就能吃苦，做姑娘时泥一把，水一把的跟着母亲打猪草、割秧青、洗衣、浆裳。里里外外一把好手，寨上人个个称慕。后来渐渐长大，出落成一个白净脸膛，黑发长辫，健壮美丽的大姑娘。

生长在布依族家中的七妹，和柳福林结婚二三十年，由于丈夫惹上瘟疫一般的恶习——赌博，使她陷入了灾难之中。这招人命的官司，简直要使她倾家荡产。

她多么希望自己的家庭像当初恋爱时一样的温馨，那时的她曾被甜蜜的爱情所陶醉。

黔中大地连太阳也是善良的，她怕强烈的光焰灼伤人们，正午常躲在云中，直到下午，才伸出头来。但时序毕竟已是仲

春，只要稍干点活，还是会沁出一身毛毛汗的。

七妹和好友翠翠背着一大背篓压得紧紧的猪草来河边淘洗，他们把猪草倒在河沿的石梯上，挽起裤管，脱了鞋子。把两双白嫩脚板伸进清沏的水中摇晃，心中自在极了。

坐在石梯上的翠翠一边荡游起双脚，一边对七妹说：“你听说没有，我表哥柳福林参加革命啦。”

“真的吗？”

“噉——。”

于是，翠翠向七妹谈起了她的表哥。

柳河镇解放以后，清匪反霸减租退押需要的人很多，乡政府通过调查了解，知道福林哥读过中学，家里又没什么问题，乡政府就让他当上了工作队的小秘书。

“那他今后可有造化喽。”七妹深情地望着对门的坡梁念叨说。

翠翠一边说一边双脚悠悠地上下荡水，掉头见七妹有些发呆的神情，便嘻嘻地笑着说：

“你羡慕他吗？”

“该死的，你才羡慕他呢！”

“七姐，说真的，你要是喜欢他，我今晚就去向他讲，包你成功！”

七妹腼腆地笑了。

翠翠接着说：“七姐，我看你对福林哥早就有意了，你唱支山歌让我带给他吧。”

七妹想了想唱道：

青藤缠树十八弯，

妹到十八心事添。

愿哥是根长青藤，

一步一步往高攀。

山区集市很有特色，不知从什么时候起，什么人编排，把邻近的牛场、马场、兔场、鸡场、猫场加上柳河场六个集镇按子，丑、寅、卯、辰、巳、午、未、申、酉、戌、亥生肖顺序赶场——鼠、马赶牛场，牛、羊赶马场，猴、虎赶兔场，鸡、兔赶鸡场，龙、狗赶猫场，猪、蛇赶柳河场。这样农民既可就近赶场，生意人又可不间断地做生意。

这一场逢猪，一大早猪肉市上就有好几条洗烫得白净净的肥猪肉，摆在柳河场的那条竹筒子似的街上。

赶场的人陆续来了。街面上撑起了用竹杆搭起的凉摊棚，摊主各自将盐巴、大米、菜油、菜籽、布疋百货等依次排列。黑神庙门前的大片开阔地面上钉了好几排木桩，那就是牛马兼猪娃市场。回头往筒子街的下面再走半里之遥，有一架石拱桥，桥上两排石墩子面前，摆着当地的土特产，有双坡的叶子烟，青杠寨的泡核桃，吸引着远方来客。

桥头一栋高架木板房。楼上山尖开门，门对桥面，顺河沿的楼下是主人的酒作坊，一到逢场天这屋里屋外，桥头石墩都坐满了粗碗抬酒的人。他们不要任何菜肴，半碗烧酒咕噜几下就吞食下肚。遇上熟人，朋友就加码数碗，红着脖颈数码打拳猜酒行令。每个逢场天不从这里走出几个说话舌短的醉汉，太阳是不会偏西的。

太阳一竹杆高的时候，这小小的竹筒子街便挤满熙熙攘

攘的人群。渐渐地人越来越多，到了中午，在远离街心二、三里路远的青山大寨后的坡顶上，就能听见潮水般的轰轰声，人们说，这是柳河镇兴旺的兆头。

忽然，黑神庙那边锣鼓喧天，男女相伴扭着秧歌过来了。男的头扎白毛巾，红绸腰带，女的长长的独辫，短短的围兜，踩着哐、哐、哐的鼓点过来了……

七妹和翠翠在许四奶家门前择一高坎站在屋檐下观望。拥挤的人群，热闹的街面，再加上秧歌队的欢乐气氛，使人感到一种空前的欣慰。“ $\dot{1} \ 5 \cdot \underline{6} \quad 5 \cdot \underline{6} \mid \dot{1} \cdot \underline{56} \mid \dot{1} - \mid 5 \cdot \underline{1}$
 $6 \cdot \underline{5} \mid 3 \cdot \underline{2} \mid 3 - \mid$ ”整个竹筒子街就要被欢腾的人群抬起来了。

在翠翠他们面前，秧歌队围了一个圈。精神抖擞地站成男、女两排对起了歌：“解放区的天，是明朗的天……”

“七姐，你看见福林哥了吗？”翠翠用手指了一指。

“看见了，真神气！”七妹赞叹着，目不转睛地瞅着柳福林。十七、八个秧歌队员，数他最活跃，站的位置最显眼。俨然一副将军模样，指挥着大家。随着他手起，高亢的歌声便响彻云霄；随着他的手落，歌声即止，围观者爆以热烈的掌声！随着鼓点，他们又扭起了欢快的秧歌。柳福林手舞红绸，脚踏鼓点，步履轻盈，飘飘欲仙。

在桥头，七妹那搜寻的目光一下子遇上正在卸装的柳福林。不知为什么，她“刷”地一下脸红到了耳根，他歪着头走到翠翠的前面。

翠翠心里明白，她拉拉七妹的手说：“你快唱支山歌呀，我向他介绍你时，他已同意啦。

七妹清了清喉咙唱道：

杨树开花叶儿青，

妹妹想哥动了心。

要解痴情心一片，

妹家屋里听歌声。

四

幽亮的菜油灯下，七妹的妈妈正在“哆、哆、哆”地砍猪草……“哎，这死七妹怎么这么晚了还没回来呢？”正愁着，院子里响起了愉快、脆甜的声音：

“妈——妈——。”

妈妈静静地听一下，这声音融融，脆生生的传来喜悦的讯息。她急忙站起身来拍拍手，打打围腰站到了耳房门口。

四，五个姑娘和那扭秧歌的柳福林进来了，妈妈赶忙把油灯拨亮抬上窗台，回头再向火塘添了把柴，熊熊的火光照映着她那满面春风的脸膛。

七妹拉过福林介绍道：“这是我妈。”

福林红着脸恭恭敬敬地叫了声“伯妈”。

火塘边一圈就了坐。妈妈闲聊几句便推故出去了。她来到叔叔家高兴地对婶婶夸赞七妹有出息，能把个有文化的柳福林邀来家，真想不到。

婶婶说：“这是咱韦家的造化呀。”于是，妯娌俩手拉手地

站在场院里静静地倾听从家里传来的歌声。只听姑娘们唱道：

哥的歌声盖山乡，
秧歌扭得赛姑娘。
问哥智慧那里来，
青青山乡育人才。

福林答唱：

山中有树山才青，
人要有志心才灵。
只要郎心合妹意。
青青山乡结伴行。

.....

第二天一大早柳福林便拖着湿漉漉的裤管又来找七妹了。当他翻上大坡，正顺着小路按约定的地点去寻找七妹时，突然小路边的石包后窜出一个黑影，跨过小路，躲进路边的大刺蓬里去了。福林先是惊了一下，随即便轻手轻脚地走过去，心里嘀咕道：“难道我遇上鬼了？要不然，刚才的黑影怎么一瞬间就不见了呢？”

当他找到七妹，谈起这个黑影时，七妹告诉他，这大坡上的半山中有个山洞，常年累月都在向外冒气，很少有人到那里去。两人指指点点地看看半坡，见那洞口不远的地方正走着一个贼头贼脑的家伙！福林说：“该不是正在通缉的土匪头子吴江吧，要不然，他怎么会躲躲藏藏的呢？”

“可能是。前天民兵开会，杜连长不是叫大家提高警惕吗，只有抓住这土匪头子，柳河才算真正解放！”

于是，他让七妹假装背猪草回家，前去报告杜连长。自己